

墙头马上遥相顾
一见知君即断肠

后
宫

如懿传

流潋紫 著

RUYI'S ROYAL
LOVE IN THE
PALACE

从青梅竹马到帝王夫妻，演绎乾隆皇后乌拉那拉氏传奇一生

《甄嬛传》续篇

流潋紫潜心五年巨著。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博集天卷
CS BOOKY



后宮

如懿传

大结局

流潋紫
著

CA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后宫·如懿传.大结局/流澈紫著.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8.1
ISBN 978-7-5404-8334-0

I. ①后… II. ①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48489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畅销/古代言情

HOUGONG · RUYI ZHUAN. DAJIEJU

后宫·如懿传·大结局

作者:流澈紫

出版人:曾赛丰

责任编辑:薛健 刘诗哲

监制:毛闰峰 赵萌 李娜 刘舜

策划编辑:郑中莉 由宾

特约编辑:王静 张明慧

项目支持:张馨月

营销编辑:吴思好 红雷清清

封面设计:弘果文化传媒

内文插画:三乖

版式设计:利锐
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410014)

网 址:www.hnwy.net

印 刷: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:413千字

印 张:29

版 次:2018年1月第1版

印 次: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4-8334-0

定 价:36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010-59320018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 | 香事 | /001 |
| 第二章 | 好迷 | /011 |
| 第三章 | 倾雨 | /023 |
| 第四章 | 红颜哀(上) | /037 |
| 第五章 | 红颜哀(下) | /047 |
| 第六章 | 宝月明 | /059 |
| 第七章 | 环故 | /071 |
| 第八章 | 空月幽 | /083 |
| 第九章 | 梅边影边 | /093 |
| 第十章 | 故剑 | /107 |
| 第十一章 | 朱色烈(上) | /129 |
| 第十二章 | 朱色烈(下) | /141 |
| 第十三章 | 红粉意 | /153 |
| 第十四章 | 木兰情 | /165 |
| 第十五章 | 流言 | /181 |



第十六章	茂倩	/191
第十七章	同林鸟	/203
第十八章	分飞	/215
第十九章	辱身	/229
第二十章	窃心	/243
第二十一章	云去云无踪	/255
第二十二章	佛音惊缠心	/271
第二十三章	花事艳	/289
第二十四章	两相别	/303
第二十五章	春珥	/319
第二十六章	锁重门	/329
第二十七章	无处话凄凉(上)	/341
第二十八章	无处话凄凉(下)	/361
第二十九章	幽梦	/409
第三十章	令懿	/425
番外	万寿长夜岁岁凉	/443
后记	西湖	/451



第一章

香事



侍卫们立刻将刀剑架在了寒香见的颈旁。

其实香见的眼睛很美，似一眸春水，照得人生出碧凉寒意。而那寒意深处，尽是凛凛杀机。

皇帝的嘴唇微微泛白，面孔却是少年人才有的桃花泛水时的桃红艳灼，他极和藹地道：“寒氏不懂御前规矩，你们仔细伤着她。”

话音未落，如懿已然觉得太过露骨，却又不便劝什么，只向凌云彻道：“把刀剑利器收起，免得误伤他人。”凌云彻领着侍卫们答应着退到一旁。

太后笑意淡淡，仿佛是在看着一场闹剧，慵懒道：“寒氏，你不是真的想要行刺皇帝吧？你还真以为御前能任你为所欲为？”

嫔婉满脸鄙夷之色：“她既是未亡人，还真是想以死相殉，跟着那未婚夫婿去了。”她转了隐隐笑意，软语道：“皇上，此等逆贼，不必姑息。”

湄若却是叹息：“倒是个烈性的美人。”

皇帝不为所动，只是望着香见温煦如春风：“女儿家何必动兵刃，仔细伤着自己。”

香见见皇帝如此殷切，愈加不豫，冷冷道：“你！就是你害死了寒企！”

皇帝原本善于辞令，可眼见香见动怒，亦是皓月清辉、花树凝雪之貌，口中讷讷，一时不能应对。

“愚蠢！”如懿的声音似晴空春雷，骤然划过私语窃窃的殿中，她双眸微垂，覆落如乌云般的荫翳，语气凌厉，脸上神情却如常清淡，“寒企意外身死，的确可惜。但你意图行刺，岂非挑起大清与寒部的不和，再生

嫌隙。”

香见悲愤不已，双眸血红，指着皇帝道：“可他害死了我心爱之人，累我离乡背井离开阿爹和族人，我怎能不恨！”

“本官听你念及族人，以为你总算深明大义。而你入宫，也是寒部有和睦之意。结为姻亲，便等于有了盟约。寒企之死，若使你伤害自己，埋下仇恨，你便罔顾了你父亲与族人的心意，成为不智不孝之人。”

香见满脸涨得血红，死死盯着如懿。如懿也不惧，只将纤纤十指垂落于十二朵西番莲沉香紫广袖之外，似霞光萦旋，自云端拂过。

半晌，香见似觉对不上如懿的气定神闲，气息稍馁，怔怔垂下泪来，凄然道：“寒企是我心爱的男子，他勇猛，他有智谋，他本该是草原上的骏马，天空翱翔的雄鹰，却因为我而丧命，我怎能不痛心，不痛恨！”她想起爱郎离世，从此生死永隔，不觉颓然坐倒于地，痛哭失声。

如懿望向太后，见她颇为慨然，心下自是怜惜。太后温然轻语：“寒香见，哀家明白你的伤心，但人已去了，你若再行不智之举，只会害了更多活着的人。”

皇帝深深颌首，容色清明：“皇额娘所言极是，皇后的话也是朕的心声。”他的目光如柔软的春绸，紧紧包裹着凄苦无依的香见，“你放心。朕会设伊犁将军统辖边地各部，再设参赞大臣管理寒部，一定会让你们重归富庶安定的日子。”他见香见只是落泪不语，沉浸在巨大的哀恸之中，浑然未将他的话放在心上，也不觉有些尴尬。

太后见此情形，便好言解围道：“香见公主一路风尘辛苦，又兼饱受惊吓。哀家让人替你在京中安排一个宅子住下。过些时日，皇帝会给你一个外命妇的名位，让你以尊荣之身回到寒部……”

太后话音未落，皇帝急急打断，心急火燎道：“皇额娘思虑极是，儿子也是如此认为。”他唤道，“皇额娘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，寒香见即刻入宫。”他寻思片刻，似下了极大的决心，深吸一口气：“毓瑚，你带寒香见入承乾宫沐浴更衣，暂住歇息。”

如懿听得太后之意，大约是想给香见一个固山格格或多罗格格的名位，或是给个诰封，加以厚待安抚之后再送回本部，如此两下安然，也有些神意松弛。岂料皇帝之语突兀而起，惊得四座震动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！

绿筠惊得失色，又不敢看皇帝，只得低着头绞着绢子，压抑喉头即将涌出的咳嗽。恪贵人求助似的望着如懿。嫔婉又惊又怒，只不敢露了神色，少不得死死按捺住。太后想要说什么，嘴唇微张，但还是忍住了，默默数着念珠不语。而其余嫔妃，无不色变，默叹。

绿筠为贵妃，居嫔妃之首，资历又深，见众人如此，少不得赔笑起身道：“皇上……”她尚未来得及开口，皇帝已冷然目视她：“纯贵妃，你想说什么？”她所有蓄积的气势在与皇帝目光相对时泯然而退。

皇帝扫过她的目光空洞而冷漠：“纯贵妃，从前许多事朕不与你计较，你要更懂得安分才是。”

绿筠莫名其妙，只能忍耐着退回位次。

嫔婉忍着眼底的酸涩与嫉妒，小心翼翼道：“皇上，承乾宫意为顺承乾坤，乃是非宠妃不得住的地方。自您登基，承乾宫一直空置，无人住过。”

皇帝看也不看嫔婉：“那你觉得寒氏住哪里合适？要不要朕让你来做主？”

嫔婉好不容易才从答应复到嫔位，哪里敢多说这些，自寻晦气，连忙转了笑容道：“臣妾只是想，或许有更合适的殿宇。自然，一切都是皇上说了算。”

皇帝轻哼一声，不耐烦再与众嫔妃说话。

如懿眉心一动，正欲出言，只觉得手背上多了温暖的沉重。她回首，但见海兰目视前方，平和无澜，只是微微摇首，暗示她不要多言。

如懿胸口一闷，已然抽出了自己的手，稳稳站起，屈身道：“皇上，臣妾忝居皇后之位，不敢不多说一句，承乾官乃六宫之地，不宜外命妇擅居，还请皇上思量。”

她的话，再明白不过。寒香见怎么封诰安抚都无妨，只要于大局安定有

益，她都只会赞成，不会有一丝反对。可若将此女引入后宫，皇帝初见便已神魂无措，若真成为嫔妃，只怕凭空要惹出无端大祸。

太后亦颌首：“皇后所言有理。皇上对寒氏如何封诰安抚都无妨，只要于大局安定有益。哀家以为……”

皇帝哪里能细细分辨太后与如懿语中深意，急不可耐道：“那儿子便奉皇额娘懿旨，寒香见移居承乾宫，为承乾宫主位。”

太后连连摇头，颇为恼怒：“皇帝，你当众曲解哀家之意，是决意要寒氏入后宫么？”

皇帝起身，郑重叩首：“但求皇额娘成全。”

太后无言以对，只是长叹不已。

如懿只觉得胸口大震，而眼前的香见，一味沉浸在哀哭追思之中，全然不懂这道旨意是何意思。如懿极力镇定心神，正色唤道：“皇上，寒氏方才指剑于皇上，此刻就纳入宫中，只怕她心性未驯……”

皇帝一摆手，收起眼底汪洋般的迷恋，口角决断如锋，将众人的疑虑与震惊生生割裂：“皇后不必多言，朕自有分寸。”他起身，欲走出殿外，目光只有逡巡过茫然失神的香见时，才满溢着温软而缠绵的情味。他郑重嘱咐李玉：“将承乾宫好好打理出来。否则，朕就摘了你的脑袋。”李玉诺诺答应，悄然抹去额头冷汗。皇帝再不多言，阔步离去，将一众目瞪口呆尚未回过神来的人丢在身后。

嫔婉见皇帝三魂不见七魄，手心一阵阵冷汗直冒，滑腻得几乎抓不住绢子。如懿轻叹一声，向着身边的海兰低低道：“皇上他，已经不知自己在说什么了。”她欲言，却有无力感深深攫住了四肢百骸。

嫔婉从未见如懿这般灰心丧气，想要说什么，却又颓然坐下了。

太后亦含了一丝苦笑：“皇帝说奉皇太后懿旨。你们都在这里，可曾听见哀家下什么旨意？”

如懿满心不安，立刻屈膝向太后道：“儿臣无能，请皇额娘降罪。”

太后缓缓拨动手中的念珠：“皇后你的确无能，但咱们的皇帝心气太

硬，无人可以动摇。”

嫔婉悄然望向颖嫔处，见她一脸气恨难耐，也不稍加掩饰，只得默然垂首，勉强笑道：“太后莫往心里去。皇上……皇上一时纵情，说不定一时半会儿心劲过了，也就丢开手了。”

太后并不作声，只是将犹疑的目光投向如懿，沉声道：“皇后，你相信么？”

如懿沉默着低首，太后长叹一声，忧然起身：“唉，哀家本想给寒氏一个外命妇的名位，让她安然度日，也好安抚寒部其余人等。却不想皇帝陡然生了招纳后宫的心志。此女入宫，只怕后宫永无宁日。唉，红颜祸水，只怕要惹出大祸。”

福珈满面忧愁，跟在太后身边，也疑道：“难道皇上是想得到了深得边地各部爱戴的寒氏，便是征服了人心么？”

太后摇摇头，不置可否。她的忧惧是永夜来临前的蒙昧，将惶惑不安的情绪传递到每颗心的底处。如懿身形微微一晃，复又稳稳站住：“有皇额娘在，儿臣等有所依靠，必无忧虑。”

话虽如此，可走到殿外时，如懿还是觉得心头的窒闷如殿外荫翳的铅云，低垂着重重逼迫而下。山雨欲来呵！

她扶着容珮的手，听着心浮气躁的颖嫔和恪贵人在耳边聒噪：

“皇后娘娘，这种亡族克夫的妖女，怎配入宫侍候皇上？”

“皇后娘娘，这种祸水，虽然没有嫁人，但到底也是许过人家的，怎么可以为嫔为妃呢？”

“皇后娘娘，您得拿个主意啊！”

如懿只觉得脑仁隐隐作痛，终于忍耐不得，以沉默的姿态定定望向两人：“那么，你们觉得本官该拿什么主意呢？”

颖嫔登时哑然，却按捺不住气性，急道：“皇后娘娘，皇上即便娶遍蒙古各部，只为满蒙联姻乃是国俗。可是寒部算什么，此女又心怀不轨，皇上怎能娶她在侧？”

长街的风霍霍穿行，将颖嫔最后的质问扯出尖厉的余音。这话勾得绿筠原本带着病色的面孔愈加颤颤：“皇后娘娘，颖嫔这话说得在理。寒氏今日敢行刺皇上，明日保不齐会做出什么谋逆之事。和这样的女子在一起，只怕会危害皇上啊！”

如懿立在长街正中，任凭啸行的风吹起轻飘的云丝袍角，飞起如扑腾的蝶。她面色阴沉，一颗心如坠寒冰：“这样的话，本宫难道没有劝皇上么？”她看向默默跟在身后的忻妃，温然道：“忻妃，你如何打算？”

湄若垂着脸，静静道：“回皇后娘娘的话，臣妾什么打算也没有。臣妾好不容易才有了八公主，一心一意只以公主为念，不作他想。”

如懿微微颌首：“你本是甘于满足之人，如今有了公主，更加恬淡随和。”

湄若牵动唇角柔和笑意：“臣妾进宫时，阿玛就说过，得不高不低之位，争不荣不辱之地，才得长久平安。”

如懿眼中闪过欣慰之色，牵过她的手道：“春来风燥，于小儿不宜。你先回去看顾八公主吧，免得她惦念。”

湄若闻言，如逢大赦，急急请安告退。如懿徐徐环视周遭之人，缓声道：“颖嫔，恪贵人，你们俩是蒙古嫔妃中最出挑的。你们跳得那么高，会让人以为蒙古嫔妃不安分。”

二人有些讪讪，默默退了两步，掩身人后。

如懿向着绿筠绽出温和笑颜：“纯贵妃，听说永璋的侧福晋又替他生了个女儿。真好，含饴弄孙，这是旁人羡慕不来的福气。”

绿筠如何不懂，又露出那副怯怯的神气，垂首恭谨：“皇后娘娘说得是。孩子的寄名符还没换，臣妾心中记挂，先告退了。”

如懿关切，唇角绽出一片明净的愉悦：“昨儿皇上赐了本宫两支极好的山参，等会儿本宫便着人给你送去。这两个月来你的咳疾一直未愈，太医说怕是伤着肺腑了，必得好好养着。你切莫操心太过了，你的福气，还长着呢。”

绿筠一壁答应，忍不住又侧首咳了几声，勉强笑道：“皇后娘娘的教诲臣妾都懂了，也请娘娘宽心，皇上只说让她移居承乾宫，终究还没定位分，只怕一切还来得及。”

如此，颖嫔也有些尴尬，不自在地摸着衣袖上繁复的缀珊瑚珠粒花纹，眼睛望着不知名的地方，鼻子轻哼一声：“什么位分不位分，都给了主位了，到时候不是妃位便是嫔位，都要和臣妾平起平坐了。”

如懿笑吟吟望着她，口气却肃然：“颖嫔，蒙古诸妃中，你资历最深，也最得皇上宠爱。可是你入宫多年都未有生育，只能抚养令嫔之女。若能有一儿半女稳固地位，说话也会更有分量了。”

颖嫔的面孔是典型的蒙古女子的圆脸。可她长得那样好看，是圆月，是玉盘。若是面上那种心高气傲的神气可以稍稍减弱些，她的美会有更摄人的意味。这一刻，她终于被如懿的话击中，不安地低下了高昂的头颅，退到路边，恭送如懿离开。

待回到翊坤宫中，容珮奉上了凉到正好的百合酿金桂露，小心翼翼道：“春来风沙大，易生了燥火，娘娘先喝碗甜露吧。”

如懿就着她的手喝了几口，温润的甜意顺着喉舌流入身体，才觉得浑身的烦闷减去了些许。外头的风更大了，吹得窗扇扑棱作响。菱枝带着小宫女忙不迭地将窗扇密密关上，生怕吵着郁郁沉闷的如懿。

容珮低低道：“看样子是要下大雨了呢。这个时候，开窗风大吹着人，关上又闷得很，真是左右两难。”

如懿眸色沉郁，瞟她一眼：“说话不要这样语带双关。这样的话本官听得还少么？”

容珮慌忙跪下道：“娘娘心里烦，奴婢知道。可如今这个局势，娘娘不也是两难么。”

如懿伸手蘸了点薄荷膏，轻轻揉着额头，任由清凉的气息渗透肌理，抚平焦躁：“山雨欲来，谁能阻挡？熬得过去的就好好活下来，熬不过去的就成了吹落的残枝败叶。”她郁然长叹，“唉，听着一堆人聒噪，听得本官脑

仁发麻。”

容珮两眼一扫，道：“愉妃小主倒没来说什么。出了殿就没见她人影。”

如懿浅浅一笑，稍有安慰之色：“海兰轻易不开口，要是开口，必定是要紧的话。不像旁人闲扯八道，却无章法。”

两人正说着，却听外头三宝道：“皇后娘娘，愉妃小主来向娘娘请安。”

如懿看一眼容珮，由着她扶正身子，理云鬓，正衣衫，方才道：“请。”

外头湘妃竹帘轻轻一打，海兰已然转了进来，福了一福道：“外头要落雨了，天气怪闷的，便去花房选了些燕草来，清芬满室，又可宁神，最适宜姐姐了。”

如懿淡淡一笑，将手边盛着荔枝蓼花的银罗碟推向海兰：“这荔枝蓼花是你最爱吃的，尝一些吧。”说罢，又向容珮道：“愉妃身子弱，吃不惯百合这样性凉的东西，你去端一碗梨肉枇杷饮来吧。”

海兰取了一片荔枝蓼花慢慢吃了，方道：“姐姐还有闲情逸致想着我爱吃什么，我也谢姐姐一番心意吧。”她起身，牵过如懿的手步至廊下，盈然一笑：“姐姐瞧，我把这些燕草都放在庭中，风吹草动，是不是很好看？”

如懿看着庭下风吹草仰，起伏无状，深深望向她：“疾风知劲草，你想告诉本官这个么？”

风频频刮起，庭中十数盆燕草修长的草叶狂舞若碧蛇。海兰穿着浅绿的衣衫，盈盈身姿在卷席着微尘的狂风中显得格外怯弱。她的衣裙上绣着大朵大朵盛放的玉色菡萏，被风鼓动得如波穀荡迭的涟漪。她倚在朱漆红柱下，定定道：“人说劲草才能在疾风后留存，我却不太相信。因为只有柔弱的草，懂得随风变化，才不会被摧折。姐姐有没有见过，狂风之后，首先倒下的都是平时看似枝粗叶壮的大树，而细弱的草叶，风来则倒，风去则仰，最后才能安然无事。我很希望，姐姐不要做一棵树，而要如燕草一般，虽然细

弱，但能审时度势，俯仰自如，才能清芬满天下。”

仿若有雨水从天空坠落，跌入水面，漾起涟漪微澜。如懿若有所思：“宫里不少部族联姻送来的女子，寒氏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淑嘉皇贵妃、恪贵人、豫妃、颖嫔，谁不是代表母族要在后宫争得一席之地，寒氏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行刺皇上。她如此刚烈，心有所属，如何能在后宫安心侍奉皇上？”

海兰道：“今日之事，实在是骇人听闻。若非亲眼所见，我真不相信皇上会这般。且那寒氏言行骇人。皇上却仍执意要将她纳入后宫，简直如迷了心窍一般。

“我与姐姐都知道的，皇上难道不知？可皇上偏要如此，连太后也劝不得。”

如懿的眸光有了些微变化：“众目睽睽之下，皇上的言行确是失了分寸。我身为皇后，又如何能坐视不理。”

海兰又道：“姐姐，寒氏已经入宫，眼下一时也由不得咱们，在皇上那儿，姐姐还是谨慎为先。像今日姐姐对皇上说的话，就实在有些犯险。”

如懿的声音极低：“你觉得，本官说了不该说的话？”

海兰扶住如懿的手臂，郑重道：“恕我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姐姐以为皇后和嫔妃有什么区别么？在我看来，虽然名分有别，但都是仰皇上鼻息，看他喜怒做人。姐姐今日驳斥了寒氏那些昏话，于大礼义正词严，于小节得皇上欢心。我也为姐姐击节赞叹。”

“皇上心怀大略，运筹帷幄，平定边地，有不世之功，岂能因对寒氏的儿女情长被诋毁？”

海兰轻轻叹息：“所以姐姐这般忍耐不住？”

第二章

好球



这一语，是锋利的刃，割破如懿强忍的抑郁伤怀：“海兰，本官陪了皇上大半辈子，他有太多太多的女人，可是本官从未见过他用这样的眼神去看一个人。”

“皇上善饮，所以极少喝醉。可是皇上看寒氏的眼神，连最好的酒都不能那样醉人。”海兰低低自嘲，“枉我也曾得过皇上恩宠，原来人与人，就是这般不同。”她的软弱只在瞬间，很快淡泊如常，“不过，我并不会像姐姐那般伤心，像令嫔那般失落。早就知道是自己不会得到的东西，就放弃对他的渴望。可惜，姐姐不会懂得。”

如懿黯然失神：“是。本官就是不懂得，所以才会在大庭广众下劝阻皇上。”

海兰安慰地抚过如懿的手：“姐姐想要劝阻皇上心意，万一伤了自己，也实在犯不上。姐姐知道，承乾宫是什么地方，顺承乾坤，乃是非宠妃不得住的地方。没想到啊，承乾宫空置了数十年，最后竟是让一个未亡人住了进去。”

如懿伤感不已，她引袖，以避绝尘埃的姿态，掩去于这短短一瞬间难以抑制的痛苦：“本官最不明白的是，皇上一生胸怀大略，为何人到中年，才会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对一个初见的女子这般狂热痴爱？也不顾臣民议论了么？海兰，本官如何能坐视不理？”

“皇上固执己见，少有被人动摇。姐姐要牢牢记住这一点，切莫以卵击石，损害自己。另则，皇上这般，或许只是一时之兴呢。”狂风卷起飞扬的尘土，在殿阁的上空肆意飞舞。海兰伸出手，替她遮住眼前纷飞的杂尘，低